



第120期 · 2021年9月

非賣品

修智大和尚談：事理圓融

青楓：有信徒在看了我們上期《妙法》談「地藏」，增廣見聞，並真正地認識到所謂「地藏」，佛理上就是「心地寶藏」的簡稱。農曆七月，又稱為「地藏月」。「地藏誕」是在農曆七月最後一日。在這一月份，很多信徒都會念《地藏菩薩本願經》，念此經是希望超度先人的，但有些信徒又起懷疑：既然「地藏」在佛學上就是「心地寶藏」的簡稱，那是個人的修持，那我們念誦《地藏經》，究竟有沒有超度的作用，亦即是俗語所謂「得唔得㗎？」請問大和尚，你對這疑惑又有什麼看法？請給我們說說！

修智：我們上期《妙法》說「地藏」，特別強

調「事」與「理」這兩字。事與理，兩者之間，是互為影響，互相關連的。我們處理任何事情，如果沒有以「理」依據的話，那事情會變得怎麼樣呢？你盲打亂撞的，好彩的話，給你撞對了，但大多時候都會因為沒有這理據的對應，事情的結果可能差天共地。所以我們講事與理這兩者，都要圓融才好。即是我們能以事實表達出那道理來，從佛學角度來說，「理」就是講智慧；而「事」（實踐），就是福德了，所以我們也常說「福慧雙修」！

青楓：呀！原來我們在強調看事物、做事情的「理」和「事」，實際上就等於我們常

別有所感

妙法寺園林裡，經常看到一些「閒花野草」。如是說，不為什麼祇是想說明一下，栽種的花草樹木裡，有一些固然是品種罕見，教人看了長知識，但亦有一些則是我們常見的，所謂「粗生粗長」的「閒花野草」，一年四季裡，時常開放，你喜歡也好，你視若無睹也罷，它就是那樣花開花落地生長起來。

在寺院旁看到這些花草，感觸特別深，它給你一個眾生平等的感覺。



說的功德。

修智：再讓我們強調地說一句：修福，是要有智慧為根據；修慧，是要通過實踐才能體會到所理解的有沒有偏差。

讓我們用一些簡單的例子去說明吧！譬如有一個小孩子對你說：「叔叔，我肚餓！」你怎辦？相信你可能會好自然地說：「哦！肚餓嗎？這裡有餅乾，你拿去吃吧！」這樣愛心處理有沒有錯呢？相信不少人都可能認為：「沒錯呀！他肚餓，給他餅乾吃，不就是幫助小孩解決了肚餓的事嗎？」但如果我們仔細探討，其實還是不大妥當的。你沒有問他「為什麼肚餓？」他可能是因為「性格反叛，唔聽媽媽教導，所以給媽媽暫時懲罰了！」你不去問他，不去瞭解，這不就等於做了「幫兇」嗎？你正確的態度，應該教導這小孩子要聽媽媽的話才對！

青楓：呀，是的，我們往往就是這樣，不去真正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結果便等於好心做壞事了。

修智：這就是我們說的事理圓融，要了解事情的實質情況，才能真正地解決到問題。讓我們再說回開始時的一個話題：

我們在這七月份為先人念誦《地藏菩薩本願經》，原意是為了超度先人，我們即使是虔誠地念了，而先人能不能真正得益呢？這能否得益，倒讓我想到一句

人人都知道的俗語，那是「牛唔飲水，點搽得牛頭低！」

青楓：呀，我們念經欲求超度，如果對方不接受，也奈之無何，是不是這樣？

修智：是這樣！我們念經之目的是什麼？作用是什麼？這實際上是通過我們的念誦，把佛陀的道理，轉而告訴先人。我們只是傳話的人，至於亡者聽了之後會否接受，明白道理之後肯不肯去依此實行，那完全是由亡者自己去決定，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超度。再者，念誦的人與先人的心是「心心相通」的。即是說如果念誦的人是誠心誠意的念誦及理解經文的道理，則先人可有此感應而得益。否則，成為隨口唱首歌而不了解歌詞，只是娛樂性質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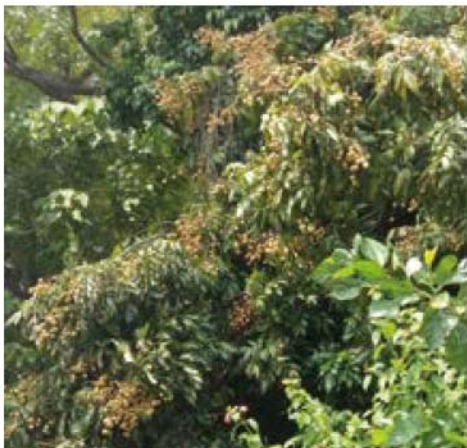
青楓：換句話說，即是我們用心去念經，實際上就是把佛陀要說的道理向對方轉述一次，但接受與否，則由對方自行決定，這就清楚明白了。我們過去往往有一個錯誤的想法，以為用自己誠意、真心，為先人做些帶引之事而令對方獲益，是把自己放在「主要地位」了。其實我們念經超度，就好像是一名信差。用這樣作譬喻，可不可以呢？

修智：信差只是傳遞的作用。信件的内文，需收件人才可知悉理解處理。若信差是收件人的親屬，則是一個有協助的角色。

果實纍纍

與朋友閒談，乍聞他「不吃生果」的，一年也吃不上三兩個橙。聽此我不禁「哎咗」連聲，香港可以說是「世界生果總匯」，幾乎是什麼生果也可以吃到，而且價錢也不算貴，不吃？真不敢想像。

日前，見到三幾個婦人用長竹竿繫上一把刀在路邊割樹上龍眼。這棵野生龍眼樹，果實纍纍，一下子讓我們想到大自然的生趣。



百·喻·經

41 毗舍闍鬼

昔有二毗舍闍鬼，共有一篋、一杖、一屐。二鬼共爭，各各欲得。二鬼紛紜，竟日不能使平。

時有一人，來見之已，而問之言：“此篋、杖、屐有何奇異？汝等共爭，瞋忿乃爾？”

二鬼答言：“我此篋者，能出一切衣服、飲食、床褥、臥具，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執此杖者，怨敵歸服，無敢與爭。著此屐者，能令人飛行無礙。

此人聞已，即語鬼言：“汝等小遠，我當為爾平等分之。”

鬼聞其語，尋即遠避。此人即時抱篋捉杖躡屐而飛。

二鬼愕然，竟無所得。

人語鬼言：“爾等所爭，我已得去。今使爾等更無所爭。”

毗舍闍鬼者，喻於眾魔，及以外道；佈施如篋，人天五道資用之具，皆從中出；禪定如杖，消伏魔怨煩惱之賊；持戒如屐，必升人、天。諸魔外道諍篋者，喻於有漏中強求果報，空無所得。若能修行善行，及以佈施、持戒、禪定，便得離苦，獲得道果。

【解說】

本喻的要點，不在乎說篋內有什麼寶物，那根手杖又有什麼過人本領；一雙穿上會飛的鞋亦如是。

不是要強調表達這些物件的厲害，本喻重點是說明我們做任何事都不要脫離它的根本。譬如本喻裡說的這兩個「鬼」。明明可以互利互用、互相合作而達到彼此都有得益，但偏偏要你爭我奪，結果是一無所得。倘若他們能循序漸進，按部就班，情形便會截然不同。

42 估客駝死喻

譬如估客，遊行商賈，會于路中，而駝卒死。駝上所載，多有珍寶、細軟、上氈、種種雜物。駝

既死已，即剝其皮。

商主舍行，坐二弟子而語之言：“好看駝皮，莫使濕爛。”

其後天雨，二人頑癡，盡以好氈覆此皮上，氈盡爛壞。

皮、氈之價，理自懸殊，以愚癡故，以氈覆皮。

世間之人，亦復如是。其不殺者喻於自氈，其駝皮者即喻財貨，天雨濕爛喻於放逸、敗壞善行。不殺戒者，即佛法身最上妙因，然不能修，但以財貨造諸塔廟，供養諸僧，舍根取末，漂浪五遭，莫能自出。是故行者應當精心，持不殺戒。

【解說】

這個譬喻很容易明白。祇是我們都不可以因為它簡單易明而有所忽視，正因為世間有不少物事都是即使簡單結果還是「中招」的。這就說明我們平時實在也過於粗枝大葉。

本喻祇是說，有商人的駝駝死了，駝皮也值錢，著弟子們好好保護。但有弟子卻祇把注視力集中在「駝皮值錢要好好保護」這句話上，下雨了，卻把更值錢的棉布用來為駝皮遮雨。你看了這喻，有什麼想法？世間上不正是有好些人就是這樣處理事情的嗎？

43 磨大石喻

譬如有人，磨一大石，勤加功力，經歷日月，作小戲牛。用功既重，所期甚輕。

世間之人，亦復如是。磨大石者，喻於學問，精勤勞苦；作小牛者，喻於名聞，互相是非。夫為學者，研思精微，博通多識，直應履行，遠求勝果。方求名譽，驕慢貢高，增長過患。

【解說】

我們年少時已聽過這話說：「祇要有恒心，鐵杵磨成針！」

這是一句鼓勵人物做事要有毅力，不怕勞苦，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

但千萬不要「捉錯用神」，以為把「鐵杵磨成針」就是好事。本喻是講把一塊大石磨成一件小玩意，有什麼好處呢？它特別把這「結果」以「名聲」來借喻，這是很能指出問題所在，事實上世間又真的有不少人費上九牛二虎之力去做一些事情，但為了什麼呢？無非是所謂「名氣」吧？這「名氣」又對社會對別人有什麼好處？倒不如做些實事吧。

44 欲食半餅喻

譬如有人，因其飢故，食七枚煎餅。食六枚半已，便得飽滿。

其人悲悔，以手自打，而作是言：“我今飽足，由此半餅。然前六餅，唐自捐棄。設知半餅能充足者，應先食之。”

世間之人，亦復如是。從本以來，常無有樂，然其癡倒，橫生樂想。如彼癡人，於半番餅，生於飽想。世人無知，以富貴為樂。夫富貴者，求時甚苦；既獲得已，守護亦苦；後還失之，憂念復苦。於三時中，都無有樂。猶如衣食，遮故名樂，於辛苦中，橫生樂想。諸佛說言：“三界無安，皆是大苦；凡夫倒惑，橫生樂想。”

【解說】

本喻也容易明白，那人吃七塊餅，吃到六塊半飽了，他忽然想：「為何我要吃這六塊半，只吃剩下的這半塊不就飽了嗎？」這只是想法吧？如果沒有前邊你吃了的六塊半，怎麼會覺得飽起來呢？

但世間上好些人就是這樣——不理會前邊做過什麼，只以為眼前怎樣就是怎樣了。

本喻最後更說明一個佛學問題：「三界無安，皆是大苦；凡夫倒惑，橫生樂想。」

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以苦為樂的話，這才真正的在吃苦」。

慈悲

《八大人覺經》裡說：

「貧苦多怨，橫結惡緣；菩薩佈施，等念怨親，不念舊惡，不憎惡人。」

我們就這經文讀下來，很容易便知道：「何謂慈悲！」

慈悲是不計較別人的過失，祇要讓對方明白了「過失」，那就夠了，不必放在心上，更不必講什麼「有仇不報非君子」之類。

孔子曾經提過這樣的話：「以德報怨？何以報德？該是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此語即是說，「不能以德報怨，否則你怎樣報德？你應該直接地針對對方不是之處。」

這話你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不是「最好」的做法呢？我個人以為還是值得商榷的。

無論是對「怨」還是對「德」，俱以一個「德」字來報有什麼不好？這裡實際上是沒有比較的。人到底是有良知的，我們用「德」去感動「壞人」，讓他從心底裡作出比較，這有什麼不可以呢？這就是平等，這就是慈悲。

「不念舊惡，不憎惡人！」這不僅是對待別人有所謂寬恕，這其實也同時對自己所警惕與學習。都是好事。對某些不愉快之事，何必十年八年地放在心裡？不辛苦嗎？

清涼一身爽 微風繼續吹

一些商場的「展場」設計，很多時候是頗見心思的。他們一方面是照顧商場內店鋪的生意營運，也同時想方設法去吸引人流。特別是在一些節日裡，更會巧布心思，讓遊人來一個身心舒暢。

近些日子來，——不，已經可以說是近一兩年了。瘟疫仍然在橫行，人們身心大受打擊，但這也是無奈之事，祇好「逆來順受」地加以衛生防預。

日前，在一商場裡看到一個很特別的設計，它很簡單地，把一條條彩色紙條垂掛起來，用微風輕輕地吹。這些像彩虹的彩紙，擺動起來，在燈光下不僅好看，而且帶給觀看者一種清涼的感覺。在這炎炎仲夏，有這種感覺真好，何況還有舒緩一下防疫的心情鬱結！

清涼一身爽

微風繼續吹

這樣的商場展場設計，頗見心思。





禪宗興盛之探討

· 歐陽鎮 ·

(原刊於一九九五年九月《內明》第二八二期)

禪宗是中國佛教的一個宗派，以用參究的方法，徹見心性的本源為主旨，故又稱佛心宗，其根本思想，是倡導人的本性原來清淨，具有菩提般若的智慧，只因一向被妄念的浮雲所蓋覆，不能自悟。假如得到善知識的指示，念念起般若觀照，一旦妄念俱滅，內外明徹，頓見真如本性，自成佛道。這在慧能的《壇經》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壇經》是唯一的由中國人著的稱得上《經》的典籍。後世禪家所說，都不外乎在它的基礎上演繹或擴大而已，因此，慧能所創禪宗，是比較徹底地完成中國化的一個佛教宗派。

禪宗，初祖雖然是南朝梁時來華的菩提達摩(?-536)，但實際創始人乃是盛唐時慧能。慧能(638-713)，俗姓盧，先世乃范陽(今河北涿縣)望族，其父謫官至嶺南新州(今廣東新會)，遂為新州人。他三歲喪父，幼年貧困，曾隨母以砍柴為生。大約在咸亨年間(670-674)，他離家去湖北黃梅馮墓山參見禪宗「五祖」弘忍，被分配在碓房舂米，暇時才能隨眾聽法學習。弘忍將付法衣，他以「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一首得法偈(宗寶本《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行由品》，法海本《壇經》記錄的得法偈是二首)，超出了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得到了弘忍的密傳，並付予一領袈裟以為憑證，隨即辭別南歸。由於當時佛教宗派內部爭奪正統地位的鬥爭十分激烈，加之，他不識字，沒有名望，更難與其他創宗立派的大師相比，因此慧能回到南方後，長期隱遁於「四會懷集之間」(《宋高僧傳》卷八《慧能傳》)，即秘而不宣。

慧能的思想，體現在其「得法偈」上，這個得法偈，是針對神秀作的「得法偈」而說的，神秀的偈是「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這兩個偈語，談的都是明心、見性、成佛的問題，比較起來，慧能的偈就表現出了不尊佛祖、不窺世典、不事苦修的特徵，可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這一思想的展開，就是在他隱遁十七年後出來說法，並由其弟子法海記錄下來的

《壇經》，無怪乎後來稱其為「頓門」禪宗或「南頓」。而神秀的偈，雖然也是講「心性」但其方式和方法，依然是與「安般守意」的小乘禪法和各種大乘禪法一樣，都是以尊敬佛祖並以佛典、佛義為根據，「藉教悟宗」的，故後人稱其為「漸門」禪宗。這種禪宗。實際上仍是傳統的禪學，不能稱為宗派，最多也只能是從禪學過渡到禪宗時的派別。

由慧能開創的禪宗，的確以新的面貌出現在盛唐的歷史舞台上。他從唐高宗儀鳳元年(676)開始剃度受具足戒，並出來傳法，直到先天二年(712)去世，其間三十年的時間，以韶州曹溪為中心，常對刺史官僚、儒家學士和僧尼道士千餘人開講說法，其間武后則天皇帝、唐中宗李顯兩次詔他晉京，都被他拒絕，其行為也與天台、三論、華嚴、法相宗的開宗者大有不同。他不建佛寺，惟在足跡所履之名山勝水處憩止(後成蘭若十三所)。他也不付法衣，只口傳心印，其得法弟子四士三大十人，最著名的有南岳懷讓(俗姓杜，金州安康即今陝西安康人，677-744)；青原行思(俗姓劉，吉州廬陵即今江西吉安人，?-740)；荷澤神會(俗姓高，湖北襄陽人，684-758)；南陽慧忠(俗姓冉，越州諸暨即今浙江諸暨人，?-775)；永嘉玄覺(俗姓戴，溫州永嘉人，665-713)五人。他們得心印後，都各成一家。

禪宗在隋唐佛教諸宗中居於主要地位，是在「安史之亂」以後。長達八年的「安史之亂」，大大消耗了中央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國庫空虛，財政枯竭，北方人口劇減，田園荒蕪，朝廷只得靠江淮諸州，以增加財賦，參加平叛的將領擁兵自重，逐漸形成地方割據勢力，「喜則連衡而叛上，怒則以力而相并」(《新唐書 方鎮表序》)，一直是朝廷最頭痛的一個問題。封建皇帝疑神疑鬼，認為朝臣和割據勢力相勾結，轉而依靠宦官，造成宦官專政；在如何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軍閥割據和鎮除宦官專政的問題，朝廷又形成黨爭。封建士大夫深感仕途渺茫，造成普遍的精神空虛。這一切，使唐朝由盛轉衰，也使禪宗獲得了極好地發展機會。

首先是隋至盛唐建立的佛教宗派，經歷了一個興衰過程，而禪宗則是諸宗衰落的產物。

最早成立的天台宗，在唐初為法相宗、華嚴宗等各宗勢力所掩而黯黯不彰，此時雖有謂天台九祖荆溪湛然（俗姓臧，常州晉陵亦即今江蘇宜興人，711-782）專事授徒著述，極力發揮智顗的宗義，使天臺雖有中興之象，但其頗受華嚴宗的影響，以致於其弟子清涼澄觀（俗姓夏侯，越州山陰即今浙江紹興人，737-838），終成為華嚴宗法藏的傳法弟子，特別在武宗廢佛後，天台宗便一蹶不振了。隋末唐初興起的三論宗，由於基本上是照搬印度大乘空宗「一切皆空」的思想，很不適合高度繁榮發展的封建王朝的實際，在其創始人吉藏（549-623）去世之後便告衰微，成為隋唐時期最短命的一個宗派。三階教由於其宣揚末法思想和修頭陀行，被視為「異端」曾遭隋文帝、武則天和唐玄宗的命令禁止和限制。由玄奘和其門弟子窺基建立的法相宗，雖受統治者的支持而名噪一時，但以其大乘有宗的理論過於繁細，也只傳兩三代，到玄宗開元年間就衰落了。賢首宗亦即華嚴宗，曾因幫助武則天當皇帝幾乎成為武周時期的御用思想，又經清涼澄觀和圭峯宗密（俗姓何，果州西充亦即今四川西充人，780-841）的繼續闡揚，但因他們深受禪宗影響，倡導禪教一致而又深陷於政治鬥爭的旋渦，在武宗滅佛時，幾遭滅頂之災。淨土宗主要是稱名念佛，它在民間有廣泛傳播；律宗主要是研習和傳持戒律（主要是四分律），它對僧伽組織很有影響。這兩宗在理論上都較貧乏，流行雖然普遍，但卻沒有值得稱道的大事。而密宗在這個因受唐代數代帝王十分優禮而紅極一時的宗派，因其神秘色彩太濃厚，更難為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所接受，在中國化的禪宗大發展之前，就完全「夭折」了。這些，都為禪宗的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其次，在所謂的禪宗各派中，只有南能系統才是真正的禪宗，南能系統的嫡傳百丈懷海製定的禪林清規，使禪宗更加社會化和世俗化而得到發展。

宗密在他的《禪源諸詮集都序》中曾對當時的禪宗派別作過如下闡述：「今集所述，殆且百家。別宗義者，猶將十室，謂：江西、荷澤、北秀、南僞、牛頭、石頭、保唐、宣什及稠那、天台等」並指出這十家：「立宗傳法，互相乖阻。有以空為本，有以知為源、有云寂默方真，有云行坐皆是；有云見今朝暮分別為作。一切皆妄；有云分別為作一切皆真。有萬法悉存，有兼佛亦泯，有放任其志，有拘束其心。有以經、律為所依，有以經、律為障道。非唯泛語，而乃確言。確弘其宗，確毀餘類。」這裏所說的「江西」，即南岳懷讓開創的江西洪州宗；「荷澤」，即神會開創的荷澤宗；「北秀」，即神秀系統的北宗漸門；「南僞」，亦稱「南詛」，即五祖弘忍弟子，四川資州智詵（611-702）開創的宗派；「牛頭」，指所謂「四祖」道信旁支法融（俗姓韋，潤州延陵即今江蘇丹

陽人，594-657）開創的法門，到宗密時大約已傳六代；「石頭」，指青原行思及其上首弟子石頭希遷（俗姓陳，端州高要亦即今廣東高要人，700-790）開創的禪宗系統；「保唐」，指益州亦今四川成都保唐的無住；「宣什」指南山的念佛禪門；「稠那」和「天台」，不詳具體所指。

另外，宗密在其《圓覺經疏》卷三下中，又將禪宗分為「七家」：（1）北宗禪，即神秀系統；（2）智僞禪，即南僞系統；（3）老安禪，即嵩山少林寺慧安（俗姓衛，荊州支江即今湖北支江人，582-708）；（4）南岳禪，即懷讓系統；（5）牛頭禪，即法融系統；（6）南山念佛禪；（7）神會荷澤禪。

就宗密所介紹的情況來看，禪宗的派別，不管是「十室」也好，「七家」也好，如果我們將「四祖」道信旁出的牛頭宗和「五祖」東山法門下的神秀北宗禪，智僞禪、老安禪，南山念佛禪以及保唐禪、宣什禪等等這些本都是禪學，或者即將由禪學過度為禪宗的派別檢拾出來的話，那麼真正屬於禪宗系統派別的，就只有南岳懷讓、青原行思和荷澤神會三系。

荷澤神會原是北宗神秀門下弟子，並受神秀指使而歸曹溪，算是慧能的晚期弟子。慧能去世後，他又在曹溪居住十多年才越大庾嶺參見青原行思而北上，開元中被玄宗敕配南陽龍興寺。這之後，他到東都洛陽，開始對「五祖」弘忍傳法慧能一事大肆宣揚。不久，他去滑台（今河南滑縣）大雲寺，與當時頗有名聲的北宗宗遠禪師公開進行關於南北禪宗是非邪正的辯論（見獨孤沛集錄的《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載胡適校敦煌唐寫本《神會和尚遺集》卷二）。他以慧能嫡派自居，與北秀弟子普寂（651-739）等爭法嗣正統，「致普寂之門盈而後虛」。（《續高僧傳》卷八《神會傳》），因而引起統治者的疑懼和神秀門徒的誣陷，先黜於弋陽（今河南潢川），後又被趕回湖北荊襄一帶。安史之亂中，他設壇度僧，收「香水錢」以助軍資，使元帥李豫（即後來的唐代宗），副元帥郭子儀迅速收復兩京，肅宗因此為他敕修禪宇於洛陽荷澤寺中，從而被稱為「荷澤神會」。唐德宗李適在其死後三十五年，更詔以神會為禪宗第七祖，其法統為荷澤宗，宗門弟子盛極一時。

荷澤神會使慧能開創的禪宗頓悟法門傳播於洛陽，大行於天下的確是出了力的，功不可滅。但他是否就是嗣法正統，而為禪宗第七祖呢？這當然不能靠皇帝的詔敕，而要看法門的基本理論和思想，他的基本理論，大體見於其所著的《顯宗記》（上引書《神會和尚遺集》卷四）和《荷澤神會語錄》（《景德傳燈錄》卷二八）等書中，他的基本思想雖然和慧能的觀點相一致，但他又主張法衣相傳，定慧同等的念佛禪，就和慧能不傳法衣，以攝定的思想有些區別了。再者，神會的再傳弟子宗密，竭力將荷澤宗的禪法和華嚴宗的思想融會貫通，倡導禪教一致，被華嚴推為「五祖」，幾乎使荷澤宗改換了

門庭。宗密之後，接着是武宗廢佛滅法，這個曾大力為南宗爭取正統的荷澤法系也就寂然無聞了。

真正為禪宗正統的，是青原行思系統的石頭希遷法系和南岳懷讓系統的馬祖道一法系，他們被稱為禪宗二支。

石頭希遷，前面已介紹過。他原是曹溪門下的一位小沙彌，曹溪逝世後，他前往吉州青原山靜居寺，成為行思的上首弟子，行思對其有「角雖多，一麟足矣」（《宋高僧傳》卷九《希遷傳》）的稱譽。他還攜帶行思的推薦信，前往南岳懷讓處接受教誨，然後又回吉州靜居寺，得到行思法印。行思圓寂後，他復到南岳，住衡山南寺。寺東有大石，平坦如台，他就大石上結庵而居，因而人多稱其為石頭和尚。他的禪法見他所撰的《參同契》一書中，大體是指萬殊諸法各守其位，互不相犯，然他們並非孤立的存在着，而是相涉相入而終歸於一元。將這種思想導入禪觀，就能將禪法運用甚妙，圓融無礙，如環無端，從而開闢了行思——希遷一系的禪風。

南岳懷讓的弟子馬祖道一（709-788），俗姓馬，漢州什邡（今四川什邡）人。幼年出家，後到衡山結庵而居，終日坐禪，相知於懷讓，收為弟子。他侍奉懷讓整整十年，懷讓去世後，他先到建陽（今福建建陽）佛跡嶺，既而遷臨川（今江西臨川），又遷至南康（今江西贛縣）贛公山，所至都聚徒說法，創建禪林，並在南康開設選佛場，最後到鐘陵（今江西進賢）開元精舍，四方學者雲集達數百人。他繼承並發揚了南岳懷讓，六祖慧能的宗旨，主張「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的「心性」觀，當時就被稱為洪州宗。他的嗣法弟子有百丈懷海、西堂智藏等一百三十九人，後各為一方宗宗。所謂禪宗，至此而大盛。

百丈懷海（720-814），俗姓王，福州長樂人。當馬祖道一還在南康贛公山創建叢林開法時，他即前往參學，此後他侍奉馬祖道一達十六年，得到印可。道一圓寂後，他初住石門（今江西吉安），繼往新吳（今江西奉新）百丈山，故稱百丈懷海。他主張「心性無染，本自圓成」（《百丈懷海禪師語錄》）頓悟思想，比馬祖道一的心性觀更為具體，因而使得「禪客無遠不至，堂室隘矣。」（《宋高僧傳》卷十《懷海傳》）他曾參與馬祖道一在南康贛公山設立的「選佛」場，知道四方奔湊而來的學佛者的思想動機，其間雖有不少是像他那樣「操心依附」的求法者，他也有像其師弟丹霞天然（739-824）那樣的把「選佛」看成是與「選官」同類，把「選佛」當做「做官」的最捷徑的讀書人（《景德傳燈錄》卷十四）；不僅有遊手好閑的「吃酒糟漢」（此是其弟子黃檗希運語錄《傳法心要》中語，諒道一、懷海時亦是如此），而且更多的是為逃避賦役的勞動者。這樣，選佛羣中，就難免品質不齊，魚龍雜處，於說法住持多有不便。針對這情況，百丈懷海「乃創意不循律制，別立禪居」又博約折中

大、小乘的戒律，製定出禪林清規，後世稱《百丈清規》，完全中國化的禪宗，從實際創立者慧能開始，至百丈懷海百餘年間，只以禪頓之道相授受，多岩居野處，或如以前的禪學大師那樣，寄住於律宗寺院，沒有獨立的禪院，馬祖道一和石頭希遷開闢了獨立的叢林禪院。百丈懷海開創的禪居，將禪林組織從律宗寺院中解脫出來，又製定出禪林清規，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禪院，禪院亦稱禪林。

《百丈清規》在宋代已失傳了，據北宋初翰林學士楊億的《古清規序》（《古清規》即指《百丈清規》）和《景德傳燈錄》卷六《禪門規式》（也即《百丈清規》）所載，綜合其主要規制，即有：凡具道眼者有可尊之德，號曰長者，即為「化主」處之「方丈」，「不立佛殿，唯樹法堂」，由傳法長老主持教學；學堂無多少高下，盡入僧堂，依受戒年次安排，設「長連床」，施施架掛搭道具，供坐禪偃息，閣院大眾「朝參夕聚」，長老上堂升座，徒眾雁行側立，實主問答，激揚宗要；齋粥隨宜，二時均遍，務於節儉；行「普清法」，上下均力，每人都必須參加工作，寺內事務分置「十寮」，各置首領主管等等。《宋高僧傳》卷十《懷海傳》說：「其諸制度，與毗尼師（指律宗大師）一倍相翻，天下禪宗如風偃草。禪門獨行，由海之始也。」

《百年清規》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唐代社會發展和禪宗自身發展的必然產物。「安史之亂」後，中央權力削弱，均田制遭到破壞，按資產而不按丁口徵稅的兩稅法（見《唐會要》卷八十四《租稅》下）的推行，不僅使社會上以自給自足、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自然經濟有了發展，而且寺院也要納稅，出家人不再享有免役和逃稅的特權。為了自身的發展，禪宗就不能不發揚它的上下均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優良傳統，並將其作為自己的僧規，這是《百丈清規》最顯著的特點之一。這樣，禪宗就把世俗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搬到或運用到佛教內部來。再者，中國長期以來就是一個封建宗法社會，宗法社會產生的家長制統治，長期禁錮着人們的頭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關係從不因朝代的變化而有所減弱，相反地是有所加強。《百丈清規》另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不立佛像，唯樹法堂」，由寺主長老（亦稱化主、方丈）主管一切。長老即是「家長」，僧眾是「子弟」，僧眾之間依受戒年次維持着封建宗法制度，祖孫叔伯的社會關係。除了不娶妻生子外，世俗社會小農經濟一家一戶的生活，也完全適用並搬到了禪宗內部，並可以一代一代地傳下去。這樣，禪宗的中國化和世俗化，就由它製定的《百丈清規》中體現出來。首先是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其次是接引學子、傳法方式（如講禪機、機鋒，甚至棒喝以達到自修、自悟、自我解脫等等）。有了這樣中國化、世俗化的禪宗，佛教在此後的中國封建社會裏，大體上可通暢無阻了。

圍牆上的禪繞畫

走在較為偏僻的街道上，我們很容易看到一些「牆壁塗鴉」。看來這是西風東漸吧！

大概在近二十年前，我到義大利米蘭旅遊，看到不少牆壁都橫七亂八地塗寫一些文字，以及一些色彩奪目的圖案，可惜大部分都給人們一個「亂塗」的感覺，說是一點城市色彩還可以，說是「藝術」，也許可以讓我們再思考一下。

當時看了並不舒服。幾年之後我在香港這都市——我們居住的地方，也看到這些了，但大多的「塗鴉」之地是一些水渠邊或者車輛隧道旁之類，「進駐」市中心者還不多！



這總算得是「幸好如此」。慢慢地，這種「塗鴉」之風多起來了，可慶幸的。我們畢竟真是希望從「美化環境」這角度出之，很多壁畫都給人們這樣一個感覺。如果在一些較為「空置」的牆壁上，好好地畫上幾筆，這是好事呀！

日前，攝影家李志榮與我說：「我前些日子作街頭攝影，可看到屯門藍地一個圍村有一些牆畫，繪畫得頗有意思。等會吃過午飯我帶你去看看！」

去到現場，果然見到一些色彩熱鬧七彩繽紛的「兒童畫」。陽光下，這些作品份外令人

覺得「充滿陽光」、「充滿正能量」。剛巧兩位繪畫者也在現場，於是我們交談起來了。特別是那位姓王的小姐，她是主要繪畫者，她說：「我是以禪繞的方法來繪畫的。這在繪寫過程中也是一種很好的修行！」

對呀，我看到這位王小姐與傅先生的壁畫，除了

感受到那天真爛漫的快樂之外，看著那些綫條，也有一種說不上來的喜悅。原來這是「禪繞畫」。



陳焜旺的楚簡書法

書畫之友陳焜旺大兄，近些年來專注研究竹簡文字。那是兩三千年前的文字了。

日前他從手機上傳出一副以楚簡文字寫下來的書法，十分突出。楚簡比漢簡還要早，大抵在春秋戰國年代，亦即是老子、孔子、釋迦牟尼佛的年代了，是兩千多年前的文字。

我這裡刊登出來，如果不是再請陳焜旺大兄釋說出文字，恐怕不少讀者讀之也「一頭霧水」。原來這兩行楚簡文字是：

見書隨處淨土
閉門即是深山

我不懂楚簡書法，不知這對聯的字寫得

如何。但可以一說的，我是看得很愉悅，並且覺得陳焜旺是把他的畫藝融滙進去。他幾十年來十分專注於寫畫，特別是街頭速寫，恐怕寫到今天該是數以萬計了。陳大兄曾在「無綫電視」擔任過美術主管。

我問他：「看到這楚簡對聯，我直感受到你是把自己平日寫畫的風格也放進去的。是不是呢？」他說：「會是！但不是刻意地放進去，是隨意的吧！所以你看起來會感覺到有意在！」

有一點倒是想說說，中國文字既然有不少是象形字，這便自然地與形象結合在一起。我看陳大師兄這楚簡字越看越精神，兩千多年前的字形在今天能看到如此「精神」，這就是藝術家的魅力。



何其重要

有些朋友問我：「如何學佛，如何做起？」我自己亦祇是「普通一民」而已，怎麼有能力去指導別人？不過我還是可以講一講自己的經驗或所謂「心得」，以供參考吧！

個人以為 學佛 很實際可行的一點，就是學習慈悲，讓自己自自然然地形成一顆慈悲心。有了慈悲心，則面對很多事情都可以有一個正面的看法。既然有了這樣的看法，則對事物、對別人、以及對自己都有很好的得著。何謂「慈」？是為社會、為別人，多做一些善事，帶給別人快樂，當然也自然地會包括「不去斤斤計較」。至於那個「悲」字呢？是拔除一切的悲苦。我們經常地聽到一句說話，什麼「人生就是苦！」如果這是「既定的事實」的話，則我們如何去面對，是讓「苦」籠罩著自己，還是積極地面對？這個「悲」字，也帶有「悲天憫人」的看法，它與「慈」字聯繫在一起，合為「慈悲」兩字。這是更有一個深沉用意了。

《長阿含經》裡說——「修習慈心，遍滿一方，餘方亦爾，周遍廣普，無二無量。」
「無二無量」，即是獨一無二，廣大而無可限量！可見發慈悲心是何期重要。



好對聯

閒來，不妨開一壺茶，拿一本對聯書看看。看到一些對聯，可感受到作者海闊天空的文思，也可欣欣然、悠悠然地，彷彿自己走進風景去，或者走進歷史去。

我在這裡介紹一副對聯給大家欣賞，它，文字簡單，不賣弄什麼，是福州鼓山地方的一副對聯。聯曰：

海到無邊天作岸
山登絕頂我為峰

上聯描寫的，我們平時都會看到與感覺到，概括性很好；下聯，「我為峰」更是趣味盎然，且另有含意。

「空口」與「空心」

經常聽到一句話說：「空口講白話！」這個「空」字與「白」字，意思相同，也正好加強了論述的內容。很多時候，我們見到有些人真是「空口講白話」的，不是說它講「謊言」，而是說是「講了而沒有真正去實行」（或者說「修行」吧，）這就成了於事無益的得個「講」字。

《壇經》說——

「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

惠能大師這則話，是很能把一些較常見的事態說出來了，這不僅指「空口說白話」得個「講」字不好，更進一步提出一個問題——「空心靜坐，百無所思」，也是很不對的，有些人是思歪了，以為「乜都唔想」地坐著便好，其實這是「枯坐」。毫無意思地坐著，這就叫做「禪坐」嗎？這樣的「空心」真是百分之一百的「邪見」。

施與受

經常聽到一句話說：「空口講白話！」這個「空」字與「白」字，意思相同，也正好加強了論述的內容。很多時候，我們見到有些人真是「空口講白話」的，不是說它講「謊言」，而是說是「講了而沒有真正去實行」（或者說「修行」吧，）這就成了於事無益的得個「講」字。

《壇經》說——

「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

惠能大師這則話，是很能把一些較常見的事態說出來了，這不僅指「空口說白話」得個「講」字不好，更進一步提出一個問題——「空心靜坐，百無所思」，也是很不對的，有些人是思歪了，以為「乜都唔想」地坐著便好，其實這是「枯坐」。毫無意思地坐著，這就叫做「禪坐」嗎？這樣的「空心」真是百分之一百的「邪見」。

攤開手與握拳

聽到一個「小故事」——攤手與握拳。你緊握著拳頭，那拳頭內有什麼？什麼也沒有；你攤開手呢？則這個世界都是你的了！

很多「故事」，可以似是而非，或者說是「似非如是」吧！主要看的不外是你自己的看法，你以怎樣的觀點去看問題，那

「問題」便變得怎麼樣。譬如上述這個小故事吧！如果你認為：緊握拳頭是表示你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此亦好事也！而攤開了手呢？也可表示你做人處事不夠謹慎，比較隨便，因此而會招惹不必要的麻煩。——會不會作這樣理解呢？有可能的。事情本身沒有絲毫變動，而祇是你自己的看法。

我們都會說，「不要戴有色眼鏡去看人！」但偏偏這「有色眼鏡」一天廿四小時總掛在鼻樑上。



港運詩情

今屆在日本舉行的奧運會，在瘟疫籠罩下終於完成了。——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世界頂尖的一級運動，必然舉世矚目。身為香港人，能夠看到香港運動員奪得獎牌，那份喜悅，真說得上全城哄動。

獎牌中有一個還是「金」的，——李麗珊奪過之後，直到今天，二十多年了，終於有第二個出現！張振朗成為「天下第一劍」。還有游泳的何詩蓓奪得兩面銀牌；還有，乒乓球及一項空手道也奪得銅牌；李慧詩也以銅牌衝綫。

今年香港運動員大豐收，這是港運！當然我們也同樣為自己國家能取得全球第二位而高興。

一些畫畫與寫詩的朋友也把興奮的情緒灌注起來。

香港詩人羈魂（胡國賢，退休前是中學校長），詩興大作，禁不住寫了兩首傳給我看。我在這裡轉載給大家看看，也好同沾這份喜悅——

《港將再奪金牌有感》

兩紀迢遙奧運情
金牌再奪樂全城
風帆昔日升洋幟
花劍今時耀紫荊
垃圾憤言凝血淚
堅持壯語道心聲
不求巨獎高樓賞
盼莫刁難任意轟

（寫詩，要有「畫外音」，不是白描景象，定要有絃外之音。羈魂這首詩堪咀嚼的就是這點。很好！）

隔了一個星期，香港又奪得兩個銅牌。羈魂又禁不住詩興來了——

《香港一天兩奪東奧銅牌記樂》

豈慕雲裳道手空
個人形美奪稀銅
乒乓球慶登牌榜
誰想黃昏又建功

灣仔有個「百年市肺」

· 陳青楓 ·



香港是個人口密集的都市，有個小小的公園、遊樂場之類的话，人們便稱這地方是「市肺」。何其重要也。

我寫下這標題——灣仔有個「百年市肺」。

如果你是港島灣仔區居民，當會立即曉得我說的這「市肺」是哪個地方。

——對，沒錯，我說的就是灣仔地鐵站側的修頓球場。

這個小小的遊樂場可以說是見證了香港百年歷史，讓我們先從歷史方面看看。

它，是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九年，因填海得到土地而來的。屈指算算，到今天剛好是一百年了。是當年修頓夫人倡議而打造的。修頓者誰？他是早期的香港輔政司，而修頓夫人也熱愛社會公益事務，寫過好些兒童書，也做過香港女



童軍總監。修頓夫人於一九三四年成功爭取到這塊填海而來的土地建為修頓遊樂場。

她的用意是希望附近的孩子們有一個可以耍樂的地方。

用意當然很好。往後一百年來，修頓遊樂場不僅是小孩子遊樂的地方，它同時有足球場、籃球場。今天儘管已重修改建了多次，但此場地依然保留這三種用途。說它見證了百年滄桑，是一點也不誇張的。上世紀香港淪陷期，日本軍不但曾以飛機狂轟灣仔，也同時把修頓球場這空地作為「打靶場」。說這場地的屍體堆積如山也不為過。戰後，這裡便傳出——一到晚上，哀喊嚎哭之聲不絕。大抵當年燈光幽黯，加上人們心情悲憤，也就自然地出現這種想法。

戰後香港慢慢復元，這修頓球場也成了一個難得的休憩之地。日間，人們在這裡運動；晚上，這裡便成為「大笪地」，有小食、有講古、有捉棋。由於是一塊空地，可以作乘涼之用也。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仍是個生活比較艱難之地，有不少「苦力」一大早便集中到這裡來，排著隊坐著，等別人到來請他們做散工。我在六十年代仍見到這種景況。

此外，上世紀六十年代以至七十年代吧，香港仍是很流行踢小型足球的，真的很熱鬧，不少市民組織小足球隊，香港各個「市肺球場」真的天天爆棚，特別是黃昏時分，人們放工，也正好到來看看一些「小型球賽」。報紙也設有「小球版」，供人們瞭解哪個場地有哪隊比賽。我曾經在修頓球場看過霍英東親自上陣踢波，那時候他大概是五十來歲吧，動作還見俐落，有些隊友更「識做」啦，傳球給他勁射三幾腳。有次竟然一腳射入網，全場觀眾拍掌叫好！

這種和諧的生活氣氛，今天看來真有點兒「奢侈」





相之趣

有不少字，你放在不同的詞語裡作另一個組合，不但字義有所不同，連讀音也有別。

你來看看這個「相」。

如果是指「睇」的或面子的，會讀如「上」，像「睇相」，「相貌」以及「真相」等。但它又有另一個讀法，是「傷」音，譬如說「相見爭如不見」，這時候這個「相」字便不是名詞而是動詞了。——你要「相機行事」才好！

這其實都是很簡單很普遍的字的用法，不少「單字」並用起來便有這樣的不同用途，我也不是有甚麼特別原因要拿出這個「相」字來說，祇是隨意想起了吧！

說「真相」也好，「相睇」也好，都離不開一個「目」字，由目來睇乃當然之事，但何以又與那個「木」字在一起？兩者必有關連。

所以，本來這個「相」字的意思就是用眼睛來看樹木也。(說到此，也許你會說，難怪這個「相」字是木字加一個目了。)

我想說說，「相」字最初的寫法是上「目」下「木」的，而且這「目」字是打橫放。沒有甚麼特別原因，祇是字的發展結構而已，倒是由這相見、真相之相，想到歷史上皇朝的「丞相」或「首相」之類，如此重大人物都用一個「相」字來說明，可見這「相」字真不簡單。

心中的字

寫到那個「想」字，又忽然覺得另一些有趣的事兒來。
「想」字的寫法你看怎麼樣？你的所謂「真相」是在「心裡藏著」的，這就是你的「想法」了。這樣的字義結構不是很有意思嗎？

說實在的，不少字的下方如果是一個「心」字，都很有意思。

「想」固然如此，我們看一個「思」字吧，你的思想如何，其實就是你的「心田」如何。你心中所盛載的，就是你的「思」。

讓我們有趣地看下去——

你心中的聲音是什麼？這就是「意」。

「愁」字也教我們有不少實在的而又帶有詩意的聯想。秋天，給你一個「愁」的感覺，有一句話說「秋風秋雨愁煞人」，這樣的愁，也不過是一種情緒感覺而已，不會愁到哪裡去。